

朝鲜推崇文天祥

文天祥是宋末著名民族英雄,但鲜为人知的是,在朝鲜半岛,也曾兴起过对他的狂热崇拜。

因“恋明”而崇拜

宋末,元军南下,文天祥率军勤王,于1278年被俘,坚贞不屈,三年后壮烈殉国。百年后,元明易代,明太祖朱元璋对文天祥十分推崇,特于南京立庙以为纪念,每岁还要举行祭祀仪式,并封文天祥为天下都城隍。永乐年间,随着朝廷北迁,文天祥庙亦于北京重修,此地成了朝鲜朝贡使经常拜谒之处。

明清鼎革后,清廷虽也重视文天祥,但淡化了文天祥信仰中的华夷之辩。可在南明人士的宣传中,将文天祥抗元就义上升到民族大义的政治高度。朝鲜为中国藩属,尤其是在明朝,朝鲜诚心事大,每岁朝贡,称为朝天,对明朝极恭顺。当时,朝鲜每年来北京都要瞻仰文天祥庙,并留下诗词。最著名的就是弘治时期,朝天使曹伟瞻仰北京文天祥庙后连写五首诗,抒发胸臆。乾隆时期,燕行使蔡济

恭、洪良浩、金昌集等留下了拜谒诗词,但也对清朝时期文天祥庙的破败,表现出了愤慨和悲伤。随着《宋史》《文山集》等传入朝鲜,文天祥的事迹更为朝鲜君臣所熟知。《文山集》甚至被朝鲜王朝多次刊印,成为朝鲜官僚们日常必读书目。

成为政治符号

朝鲜君臣在经筵中会经常提及文天祥。《朝鲜实录》记载,朝鲜成宗大王1493年的经筵第一次正式提到文天祥。而随着《文山集》的刊印和《宋史》的传入,文天祥的事迹越来越被人们所熟悉。文天祥由此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符号,被引入朝鲜王廷日常政治生活中。当时的朝鲜侍讲李孟贤向朝鲜王进言:唐宋比较,宋享国四百年,唐享国三百年,然唐亡,无人殉国。而宋亡,如文天祥……杀身不顾,忠臣之多,莫过于宋。

随后,李孟贤向朝鲜王进

言,希望朝鲜王倡导文天祥精神,让朝鲜儒生也养成崇尚节义、杀身成仁的士风。

在朝鲜人对文天祥的大力推崇之下,他们将朝鲜历史上许多忠臣义士比拟为文天祥。历史上反对李成桂篡权的郑梦周、抗倭英雄李舜臣、被俘到倭国后想方设法逃回朝鲜的姜沆、起义并抗倭的赵宪等,都被誉为朝鲜文天祥。如此渲染,文天祥已经成了朝鲜家喻户晓的人物。

“尊华”象征

朝鲜宣祖于1603年建造卧龙祠以纪念诸葛亮,1695年岳飞也被奉入其中。英祖时期,英祖曾和朝鲜大臣商量是否将文天祥也纳入供奉。但因为当时朝鲜流行疫病,左参议说无法役使民夫扩建祠堂,希望暂停迎奉。

而礼曹判书认为,祠堂空间很大,追加一个文天祥牌位和画像绰绰有余,无需扩建。



追享文天祥时,可依照诸葛亮、岳飞的办法,祭祀则一年两祭,文天祥画像的安奉致祭日可为六月初二。

最终,卧龙祠成了三忠祠(如图)。此后,英祖经常派人去三忠祠祭祀三贤。尤其是英祖四十六年,英祖特命朝臣撰写并让其当堂诵读《卧龙祠宣庙教文》《岳武穆配享备忘记》《文文山配享备忘记》,追忆了卧龙祠创建、发展、延展始末,记述了朝鲜卧龙祠是如何从只祭祀诸葛亮到增加岳飞、文天祥的历史。文章读罢,英祖即亲自做注,阐发微言大义。可以说,朝鲜在“思明”情感的推动下,将文天祥上升为一种精神寄托,文天祥的忠义成了“尊华”的象征。

(据“浩然文史”微信公众号 文史君/文)



作弊各显神通

古代科举考试时,作弊方式很多。富贵人家子弟作弊多是“请托”。所谓“请托”,就是通过各方面关系,贿赂考官,开后门。至于开后门的方法有很多,比如“探题”——泄漏题目给你,比如“关节”——双方约定你在考卷上做的暗号以便相认给高分,甚至是“偷改”——直接贿赂考官和工作人员,在考场就将试卷修改抄录。

北宋时的翰林学士杨亿被任命为主考官,在开考前,他同乡中打算考科举的一些人来拜访他——目的明确,希望接受“考前辅导”嘛。这个杨亿一听他们的要求,拍案而起,大骂一声:“不休哉”!掉头就走进了里屋。“不休哉”三个字出自《尚书》,是一句骂人的话。那杨亿当真是个刚正不阿的清官?并不是。有聪明人立刻听出了其中奥妙。那次考试,凡答卷中用了“不休哉”一语的,都被录取了。

能“请托”的,一般都是大

古人奇招防作弊

富大贵之家,那么稍微差一点,钱不够托关系的话就找“假手”——也就是“枪手”代考。

那么若家里又没钱又没权,怎么办呢?那就只能走技术流了。最常用的自然就是“夹带”小抄。普通的,是把小抄放在食盒的夹层里,有的放在掏空的馒头里带入考场。而进阶版的“夹带”,更考验智慧,比如“继烛”。因有时候科举考试要考到晚上,所以考生需自备蜡烛。有些考生就把蜡烛内部沿引线从底往上掏空,然后塞入卷成一条的小抄,最后再用蜡油把底部封平,堂而皇之地带入场。

不光防还要罚

从武则天执政时开始,就一直在考虑怎么打击科考作弊行为。武则天想出来的办法是“弥封”,就是规定考生在考卷上自糊姓名,不让批卷者知道。后来则是姓名、年龄、籍贯等都要用专门的纸条密封,加盖弥封印章,防止被人拆开偷看或偷梁换柱。

到宋朝时,称此法为“糊名”,而且还加了一道手续——专门请人将考生的试卷统一抄写,防止考生因笔迹被辨认而作弊。这在一定程度上防范了

越严,进场要打开他们的发结,脱去衣服,甚至检查肛门。

在这一点上,被汉人视为“蛮夷”的女真人倒是想出了一个非常文明的办法。金朝也仿效汉人开科举,但金世宗觉得对考生进行搜身很不礼貌,所以他规定:每次进考场前,让考生脱去自己的衣服进入沐池沐浴,浴毕则让考生换上统一的考生礼服——既检查了考生,又让考场环境干净卫生。

当然,不光要“防”,还要“罚”。在清朝,凡是在科场考试中作弊的人,一旦被查出,立即戴上枷锁在考棚外示众。然后还要判罚取消考试资格多少年,厉害的甚至是“剥夺考试权利终身”。对于考场官员舞弊的,那惩罚就会更严重些,如果被查出,会被杖刑、罢官、流放,甚至砍头。但考试和作弊,像一对孪生兄弟,如影随形。什么时候科考的作弊开始慢慢销声匿迹了?自然是科举被废时。

1905年,清政府发布“上谕”,正式宣布:“自丙午(1906年)科为始,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。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。”至此,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废除。(摘自《良友周报》馒头大师/文)

养育中华文明的三棵树

我一直说,有三棵树养育了中华文明,它们分别是漆树、桑树和茶树。

漆树

先来说说第一棵树——漆树。河姆渡漆碗是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漆器之一。这个漆碗由整段木头镂挖而成,残存的朱红漆色是先人的殷殷之心,至今的吉祥之色。

今天,漆在我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。但是,古代的漆,不要简单地把它理解成我们今天使用的漆,它在古代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就好比今天我们家里的冰箱、汽车。

在古代,漆有两个功能。第一个功能是保护。一开始是防腐,后来是防锈。第二个功能就是装饰,漆把我们的生活装点得五彩斑斓。因此,我们中国人有很多语言文字至今与漆有关,比如,我们在生活中常说的漆黑一团、如胶似漆、两眼漆黑等。此外,还有“丹漆不文,白玉不雕”的朴素道理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上写着“君幸食”“君幸酒”,想想有吃有喝真是幸运。

所以,漆树是养育中华文明的最早的一棵树。

桑树

第二棵树是桑树。桑树养育了蚕,从而诞生了丝绸。在古代,丝绸就是蚕丝织造的纺织品。目前最早的有关丝

这是一个裸体的男人,手托着下巴,俯视着下方的芸芸众生,对于他在思考着什么,自始至终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。罗丹的《思想者》创作于1880至1900年,他创作的并不是单一的《思想者》这一雕塑,而是将其作为《地狱之门》雕像群的一个部分。

《思想者》的创作灵感来源是一个叫但丁的人,就是那个写《神曲》的老头。

这座雕像最初的名字还不叫“思想者”,而是“诗人”。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,这座雕像所代表的就是那位曾经屹立于文学之巅的诗人但丁。



(摘自《世界上最难回答的99个问题》钟新/著 重庆出版社)

但丁这位身处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,代表着当时先进文化的一个前进方向。他被恩格斯誉为“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,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”,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。

所以在面对《思想者》这座雕像的时候,我们有必要将其放在一个悲悯众生的高度。我们从这座雕像上不难看出这个巨人内心极度痛苦,他所表现出来的是绝对的渴望,他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世界,所以只能在高处展现出自己深深的无奈,以及对这个世界还有这个世界上的人的悲悯之情,这也正好是诗人但丁的基本形象。

(摘自《世界上最难回答的99个问题》钟新/著 重庆出版社)

张。在英国,中国茶的传入不仅改变了英国人的饮食习惯,成为他们最喜爱的下午茶,而且还发展出独特的茶文化。

唐代

上元初年,陆羽来到浙江湖州这块宝地,隐居写作,10年而成《茶经》,该书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。“茶者,南方之嘉木也,一尺二寸,乃至数十尺。”茶在陆羽的笔下第一次总结成书,“腾波鼓浪”“啜苦咽甘”。

就这样,漆树、桑树、茶树与中华民族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读懂这三棵树,就会了解中华古老文明的漫长,就会懂得文明是一种深厚积淀。这三棵树养育了中华文明,构成了中国文化绚丽多彩的画卷和复杂深奥的华章。

(摘自《青年文摘》 马未都/文)

补不了的课

“美国队长”史蒂夫·罗杰斯在“二战”尾声的一次行动中不幸坠海被冰封,直到2011年才被解冻苏醒。为了让他跟上时代,弥补近70年来错失的认知和谈资,朋友们向他推荐那些他需要了解的大事件和好玩的东西,美国队长于是列了一个“补课清单”。

这部电影在各国上映时,这个清单的内容都不尽相同。美国版有美国队长被冰封期间建成又倒塌的柏林墙,英国版有肖恩·康纳利,法国版有《第五元素》,意大利版有法拉利F1车队,拉美版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、诗人帕斯,韩国版则有韩日世界杯和电影《老男孩》。

2023年,漫威的另一部剧集《V世代》中被囚禁的超能力者不知道自己已被关了多长时间,便问释放他的人:“《江南Style》还流行吗?”于是我们知道,他至少被关了10年。

我的一个好友离开我们大约也有10年了。每当想念他时,我都希望这个文艺青年也能像美国队长那样苏醒,我期待花一个晚上和他聊天,帮他追回10年的光阴。我会向他汇报,我们喜欢的歌手和演员的江湖地位至今没变,好听的歌似乎都被披头士和Beyond唱完了;

侯孝贤这些年只拍了一部《刺客聂隐娘》,而且不会再拍新片;中国男足再也没有能冲出亚洲;这个世界已经没有马拉多纳和科比了。

若聊到自己的遭遇,3句话便能完成故事梗概,所花

费的也就是坐电梯从1楼到8楼的时间。我的日记本每年结束的那一页都是“大事回顾”,写下的不过几桩事:孩子升学、工作变动、去过哪些地方。没有大起大落,没有虚惊一场,也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。一锄头下去没有挖出兵马俑或青铜器;看的展览没有一个成为“星星美展”;听的演唱会都不是“拯救生命”;若写回忆录,也取不了“亲历历史”这个书名。虽说回忆是穿梭时空的唯一方法,但时间的涂改液会无情地涂抹生活中庸常的大片面积,让余下的断章像一首歌的副歌那样循环往复。

不入其境,不知其味,用物质生活的衣食住行填补精神生活的诗书光影,记忆的大厦才牢固鲜活。美国作家比尔·布莱森在《闪亮的日子》中写道:1951年,美国普通蓝领家庭一年要吃2.5吨食物,其中包括240千克面粉、31只鸡、136千克牛肉、11千克鲤鱼、65千克火腿、17.6千克咖啡、313千克土豆、660升牛奶、131打鸡蛋、180块面包,以及32升冰激凌。

世界上并没有非看不可的电影和书,重要的是生活的质感。如果可以把人生浓缩成3分钟主角叫小美和小帅的解说视频,轻巧地对时光流逝不屑一顾,只留下高光时刻和主线情节,挤干丰沛的细节、累积的体验和贴合的配乐,生命恐怕只剩一副躯壳。(摘自《三联生活周刊》程旭/文)

若聊到自己的遭遇,3句话便能完成故事梗概,所花